

报告

我想和你
你以军装
陪我婚纱

谈恋爱

薄荷迷 | 著

【述职报告】

汇报人

裴笙

汇报内容

请求与秦菲共度一生

具体表现

1

以未婚夫的身份
出席订婚宴。

2

军训期间下达最高命令：
不准和其他人谈恋爱！

以上，请“领导”批示
何时完成生猴子大计



报告
我想和你
谈恋爱

薄荷迷一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报告,我想和你谈恋爱 / 薄荷迷著. --南京: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10

ISBN 978-7-5594-2717-5

I. ①报… II. ①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82759号

报告,我想和你谈恋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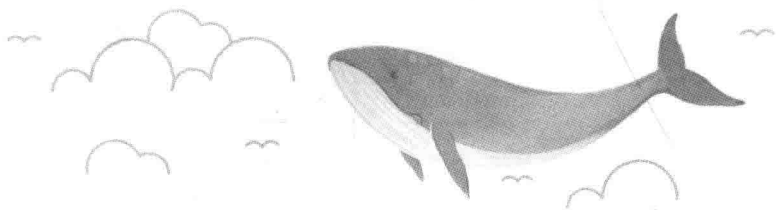
作 者 薄荷迷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总 策 划 周 政
出版监制 杨翔森 曾筱佳
项目总监 猫懒懒
特约编辑 张 靓
封面设计 良 子
版式设计 李映龙
封面绘制 imiko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 品 大周互娱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字 数 304千字
印 张 9
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94-2717-5
定 价 34.8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与承印厂调换)

本书出版权由大周(贵安新区)互动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法享有。未经许可,任何单位、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举报电话: 0731-85184728



B A O G A O

W
O
X
I
A
N
G
H
E
N
T
I
A
N
L
I
A
N
A
I

目 录

1. 吃醋风波 / 001
2. 你是我的 / 014
3. 我喜欢你 / 030
4. 军中绿花 / 044
5. 猫的传说 / 058
6. 军人本色 / 075
7. 菲的男人 / 095
8. 雨夜之约 / 109
9. 独家注定 / 127





B A O G A U

目
录

10. 男神之争 / 142
11. 渐入佳境 / 160
12. 两心切慕 / 182
13. 乌龙事件 / 199
14. 黑白往事 / 214
15. 回忆之缘 / 230
16. 予你长情 / 249
- 番外一 礼物 / 266
- 番外二 领证 / 272
- 番外三 圆满 / 277

1. 吃醋风波 ▶



秦菲从一米高的看台上翻栏跳下，凌空耍了个帅，落地时崴到右脚，脚后跟处传来硬生生的撕裂感。

她倒吸一口气，心底咒骂着，冒出一股无名火，不知是对自己还是对谁。

“嘶——”

扶着栏杆站起，秦菲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脚踝扭伤了。

军帽掉落在地上，没了帽子遮盖的头顶一片杂乱，发丝乱飘。

她记得教官说过：帽子没了，小兵的头也没了。

一瞬间她感觉脖颈一凉，同时感应到身后有人在看她，猛然回头去瞧，一片军绿色，几百双眼睛；来回巡视，哪儿找得到来源。

而她心中却有了目标。

秦菲镇定地回过头，缓缓弯下腰，将帽子捡起来，放头上戴正。

帽子显大，她头又小，戴着相当宽松，总会时不时因为身体的跳动而掉落。

上午她便因丢帽子的事挨了教官一顿训，在太阳曝晒下站了整整半个小时。

那半小时内，她差点湿了裤子。

因此，她后来趁休息给某人发短信控诉：

“我们教官太狠了，我的新陈代谢都不正常了，都是他害的。”

对方只回过来三个字：

“学会忍。”

秦菲当时看了想爆粗口，最后还是忍住了。

此时她一瘸一拐地走出操场，只为去上个厕所，刚到看台后面，就撞见买水回来的室友。

陆依看见秦菲走路的样子，忙过来搀扶：“怎么了怎么了？我买个水回来，你就瘸了？”

“翻栏杆翻的。”

“好好的路不走，你翻什么栏杆？”

秦菲压根儿不想回忆：“别提了，看见个辣眼睛的，挡着正路，心情不好脚也瞎了。”

陆依好奇：“什么辣眼睛的，有人当众亲嘴了？”

秦菲摇头，她的嘴唇已经鼓成一条线，气闷得不想讲话。

上完厕所出来，秦菲腿脚还没好，得扶着墙走。

才走了两步路，操场中心传来一阵震破天的军哨声。

“集合啦！”

所有正在到处游逛的小兵即刻如上前线一样，拔脚往操场飞奔。

陆依扶着秦菲，不免焦急：“你这情况还怎么军训，要不我帮你跟教官请假吧？”

片刻，集合的哨子声已经消失，场地上排列着一个个方阵，整齐有序，寂静无声。

秦菲让陆依先归队，自己就跟瘸脚旱鸭般一步一步缓慢地往队伍中心挪动，在整个连队人的面前，在几百个有心人的眼前，出尽了洋相。

等终于到了自己所在的排前，秦菲准备默默回到自己的位置，却不料，教官眼尖，叫住了她：“站住，又是你！迟到为什么不打报告？整个操场的人就你拖油瓶，脚上绑了汽油桶是不是？”

秦菲应声站住，面向朝她走来的教官严正地敬了一个礼，用同样的声音回喊：“报告教官！拖油瓶送到你们炊事班了，汽油桶也运到军车仓库了……”

全班的人窃窃低笑。

教官指着她走近：“你嘴还挺会放炮……”

秦菲：“噗——放炮完毕！”

人群中传来哄笑声。

教官立刻回身面向全班人：“我看谁的脸再动一下？”

秦菲对着教练的后背做了个鬼脸。

沉默的人群中有人忍不住破功。

教官没意识到，用眼神盯住里面坏事的人，手点了两下：“你！你！还有你！出来站队！”

出来的几个全是男生。

“伏地做俯卧撑一百个，开始——1、2、3……”

男生们撑着草地哼哧哼哧做起来。

教官顶着一张严肃的脸，走回秦菲身边，眼睛睨向她的脚：“你怎么回事！”

“报告教官，我脚崴了，我想休息。”

教官懒懒地给了拒绝道：“想请假，在我这儿说不通，自己找营长去！”

秦菲即刻敬礼：“谢教官，我找营长去了。”打完招呼她便跑得没影了。

秦菲溜出操场，直接往营地的临时驻扎处走去，目标很明确。到了张贴“营房”指示的门前，她停住脚平复呼吸，用手轻叩了三下门。

两秒后，里面传来男人沉稳的声音：“进来！”

秦菲右手搭在右腿上，单手撑着门，猫着腰往里探视一眼。她发现除了办公桌前坐着一个穿常服的男人外，再无他人。

秦菲走进去，悄无声息地关上门，做出痛苦的样子，跛着脚往办公桌前挪。

桌前的男人头也未抬，提笔在一个本子上面写着什么，神情专注，好像全然不受外界打扰。

秦菲等了十秒钟，忍不住先开口：“营长，我脚受伤了，想请个假。”

“哦，怎么受伤的？”男人语气寻常，仍然奋笔疾书。

秦菲吞了吞口水：“我跳下去的时候，崴脚了。”

“为什么跳？”男人终于肯抬眼看她一眼，仍旧一副冷淡的样子。

秦菲看得心底更加窝火，上前一步指责道：“你别装蒜，就是因为你勾搭女生。”

男人将笔放下，眉峰挑起：“说清楚，我勾搭谁？”

秦菲头一扭：“我都已经看见了，你跟我们班花勾肩搭背。”

他双臂抱胸，身子靠向椅背：“你们班花是谁？”

她咬牙切齿：“杨真真。”

他点头回味：“她就是你们班花啊。”

她心烦意乱：“别扯开话题。”

下一句却听他说道：“我以为你才是你们班的班花。”

秦菲一阵无语。

男人已站起身，推开椅子走两步，倚在桌边，直直地看着她：“那你呢？你让一个男生帮你戴帽子，别以为我没看到。”

秦菲张了张嘴，声音变小了：“那是因为我帽子掉了，人家帮我捡起来的。”

男人冷声嗤笑：“帮你戴好还拍了下你的肩。”

秦菲昂首：“我当时就把他的手甩开了。”

男人倾身逼视：“你转身后，他还捋了下你的头发。”

秦菲低头回忆：“……我没看到。”

男人扬声：“那别让我看到有下次。”

秦菲先前的气势完全下去了，说道：“知道了。”

“那就回去。”

她差点应了，猛然抬头道：“我是来请假的。”

男人抬脚朝她走来，在她面前顿住，突然蹲下身，手掌放在她脚后跟处捏了捏，倏然使劲。

秦菲痛叫一声。

男人抬头：“没什么事，别装得那么像。”

秦菲腹诽，嘴上道：“能不能宽容下，好歹我们……”

他接话：“好歹什么？”

“好歹我们已经……”他突然起身，站在她面前，高大的身子俯向她，深黑的眼眸，古铜的肤色，坚毅的脸庞，触目感极强，秦菲一时间哑了声似的没说下去。

她扯了个荒唐的理由：“好歹你曾经是我叔叔。”

他嗤笑一声：“你怎么不说现在是你男人？”

秦菲心底还不能接受那个称呼，小声道：“我们还没领证。”

他瞪视她：“那上个月的订婚宴是白办的？”

她急忙反驳：“那不作数。”

他斜眼看她，冷笑：“怎么才算作数？”

她用眼神向他哀求：“今天就放我一马。”

男人不看她，往外走开一步，说：“军婚守则第一条，背一遍。”

秦菲眼波四转，绞尽脑汁才想起来：“全力支持配合军人的一切任务行动，不抵抗不反驳不扰乱，唯有服从服从服从。”

男人转回身看着她，满意地点头：“既然记住了，我现在是你的营长，小兵是不是该无条件听从领导的命令？”

秦菲反驳不了，唯有点头。

“军训对你们来说是苦，但这点苦在我这儿不值一提，即便你半个月下来，也只是感受到了九牛一毛。接下去把你的任性收起来好好磨炼，这段时间也少往我这儿跑，我目前的身份对你永远只有三个字。”

秦菲心如死灰，抬起眼看他从口中说出三个字：

“学会忍！”

从军训教官们的住宿楼出来，秦菲仰头望了会儿天，又低头唉声连连。

好不容易进了大学，秦菲竟然也没能逃过他。

以为能因此方便行事，看来是空欢喜一场。

她不会再愚蠢地来了，否则就是自取其辱。

她认栽，在上个月的订婚宴上，她就没有翻身的余地了。

秦菲一边走一边烦乱地想着，定神的时候才注意到，她出来时走错了方向，这不是去往操场的，而是回宿舍的小道。

正要掉头，眼角瞥见前方不远处的小卖部，她一时心痒难耐，想着来都来了，顺便吃点什么再走。

秦菲摸着肚子走近，朝店内的老板娘喊：“来两串豆干，加一杯可乐！”

“好嘞！”老板娘从柜台前起身，手脚麻利地捞豆干，问她，“可乐要小杯、中杯还是大杯的？”

秦菲心底不痛快，只想用吃饱喝足来发泄：“大杯的！”

老板娘快速接满一杯可乐，递给秦菲：“拿好了。”

秦菲刷了卡，心满意足地站在小店门口，侧面吹来一丝凉爽的风。她一边吃豆干一边喝冰镇可乐，过一会儿又去欣赏对面宣传窗里的花花绿绿的板报。

她正看得专注的时候，裤袋内的手机振动了一下。

她双手腾不出来，只能将豆干咬在嘴上，擦了擦手伸进裤袋里掏。

因身材纤瘦，宽大的迷彩裤套在她身上更显得肥大，需系上紧实的皮带才不至于滑下来。

滑开手机屏幕的时候，秦菲嘴里还夸张地咬着豆干。

垂眼一看，上面的信息来自“兵叔叔”。

“少喝点可乐，会长胡子的。”

秦菲那一瞬差点松了嘴，她赶忙将嘴边剩余的豆干嚼进嘴里，狼吞虎咽地吞下去。

扔掉穿豆干的竹扦子，她抬头张望来时的方向，树影遮挡住大片楼层，怎么说他也不至于能窥视到这儿，但她毫不怀疑他那阴魂不散的侦察透视眼。

秦菲不敢再眺望回看，赶紧仰头喝完可乐，冰凉感爽彻全身，连声咕噜全部灌进胃里，她将空纸杯往旁边垃圾桶里一扔，拔脚便往操场走去。

一路上，经过大片金桂林，花香醉人。

秦菲环顾四周没人，忍不住探身揪住枝丫，摘了几小簇花蕊，摊在掌心闻了闻，再放回口袋里，鬼鬼祟祟地离开。

秦菲回到训练场，恰巧一半以上班级的人都坐在草地上休息。

教官正闲适地望着北边，没有注意到后面的情况。

秦菲暗叹运气好，忍着脚跟的疼痛，打算趁着空隙小跑过去归队。

秦菲刚要随队伍坐下，教官却转过身来了，目光精准地盯牢她。

“你——出来！”

秦菲心底冒出无尽的反抗，面上不太情愿地起身，知道自己忘了打报告，就是这么一个细节估计能让她喊上几十次。

在教官过来之前，她率先敬礼：“报告教官，我回来了。”

教官有些轻蔑地看她一眼，不敢相信地看着她：“还记得回来啊，知道归队形式吗？”

秦菲看着他，心知又要被摆一道，不明白地摇摇头。

教官则背着手在她身边绕了一圈，又走到全班人面前，类似声明地说道：“从现在起，不管你是上厕所还是有事出去，归队礼节，人人二十个俯卧撑。”

接着他转身，手指着秦菲：“从你开始！”

秦菲暗暗咬牙，心说欺女太甚，心中抱怨一通后，还是默默蹲下身，双臂撑在地上，姿势偷懒地做起来。

好在教官通人性，没有监督她的动作挑毛病，秦菲迅速完成一组，溜回自己的队伍里。

还在休息时间，头顶绿油油的小兵成堆地盘腿聊着天，或者玩手机听着歌。

秦菲刚坐下，几个刚相识的舍友便围上来。

周素开门见山地问：“刚才你不是去找营长了吗？他怎么说，不会把你批了一顿吧？”

秦菲懒洋洋地掏出手机，点开游戏图标，开启休闲娱乐模式。

“批一顿倒没有，就是请我喝了杯茶。”

她嘴上说得好听，心底不禁同情起自己来，在那儿站那么久没一口水喝不说，连自己掏钱买可乐都被盯得死紧。

“还喝茶，果然是老干部的作风。”陆依赞道，“那这么长时间，你们都聊什么了？”

游戏开始，秦菲点着屏幕：“没怎么说，就是不允许我请假，让我好好军训，做一个出色的爱国主义青年。”

陆依正喝着水，一口水在口腔内滚了几下。

“看来营长不吃美人计啊。”

何彩彩从背后扑过来，看着秦菲的手机屏幕说：“你在玩消消乐啊，玩到第几关了？”

秦菲将手机转给她看，摇头叹气：“184关，我玩了好几次了，太难了，小鸡少还有毒药喷出来，太恶心。”

“这关我通过了，要不我帮你看看。”何彩彩说着指导起来。

秦菲跟她身子挨近：“好啊，咱俩一起玩。”

才消了两块冰，手机便进来一条微信。

秦菲只过了一眼，便知道是谁。

她抱歉地对何彩彩笑：“我叔叔来消息了，我先看看。”

何彩彩应声，转开身子看别处。

秦菲点开消息，看见的是一条莫名其妙的解释：

“‘勾肩搭背’这四个字以后别乱用，我只是鼓励性地跟她们谈了会儿话。”

秦菲嗤一声，做无视状，退出界面继续玩手机。

“何彩彩，来，我们继续。”她招呼室友。

何彩彩重新挨回来，跟她接着消冰块。

她们消到第五块冰时，又一条信息进来了。

秦菲忍住被打扰的不耐，又抱歉地笑笑：“我叔叔可能更年期到了。”

何彩彩好奇：“你叔叔几岁啊？”

秦菲回答：“他今年三十。”

陆依、周素她们听了打趣道：“三十岁就更年期啦！”

秦菲无奈：“他娶不到老婆，心里着急啊。”

陆依她们笑：“那是真着急啊。”

秦菲一边解气偷笑，一边再次点开信息。

“需要把你任性的脾气改改。”

她这次就纳闷了，戳字回过去：

“我哪儿任性了？”

很快，他回复：

“一点儿不顺就跳脚，不是任性是什么？”

秦菲不想提起这件事，一想起就觉得自己摔得冤枉。

她刚退出微信，想重新呼唤何彩彩，手心又是一振。

她内心野兽般狂叫，可还是第一时间低头去看。

“又无视我的话。军婚守则第二条，记得给我发过来。”

秦菲看见这四个字就想摔手机解闷，但想起游戏才进行到一半，又忍下来平复了呼吸，脑中静静回想，然后发过去。

“是。任何场合任何时候，都不能错过及忽略长官大人的每一条信息，必须高度重视并且第一时间回信，将他永远放在心中的第一位。”

发完这条信息秦菲就虚脱了，干脆将手机调为静音，毅然决然召回何彩彩，打算在游戏中狠狠发泄郁闷。

“彩彩，咱们继续！”

这回手机倒是安静了，在何彩彩的助攻下，秦菲千辛万苦消完了冰块，只愁如何再孵出几只小鸡，集齐之后打通下一关。

只不过，她忽然觉得身侧发痒，不知是谁有一下没一下地磨蹭着她。

“干什么呢？”头顶有人发问。

秦菲全神贯注地搜寻小鸡，没工夫去搭话，以为是哪个人在恶作剧，厌烦地挥了下手，说：“在孵小鸡。”

“孵出来了么？”一道熟悉浑厚的声音响起。

秦菲差点没将手机摔出去，抬头见周围的人都朝她背后望去，连身旁

的何彩彩也回头了，大家都是一致的张着嘴的吃惊表情。

她忽然全身冒起虚汗，吞了吞口水，预感到背后是谁在盯着她。做好心理准备后，她回头去迎视，同时嘴里低声道：“没有。”

她身后站着四五个教官，叉腰聚一块儿闲聊。

秦非一眼便瞧见了她。

那是一双如狼般犀利的眼眸，正似宽容地盯着她，黑眸上方横眉如剑，一张脸满是冷酷，不笑的时候尤其如此，不给人丝毫亲近感。

秦非是看着这张脸长大的。

不对。准确地说，是看着这张脸，渐渐跟他对上眼的。

至于怎么对上眼，全怪她那本少女时期不可告人的日记。

那本写满心情的日记，一直以来被她秘密地锁在抽屉里妥善保存，只是某一天突然出现在某人的眼皮子底下，从此事情就开始发展得不可控制了……

从那时候开始，秦非就在某人面前矮了一截。

除了一直以来的身高，还有感情对峙上的那原与气势共存的傲气。

先前第一问是自家教官喊的，他倒是抓人抓上了瘾，直接在营长面前打小报告：“裴营长，就是这个女生，特别油，每次都给我找事。”

秦非捧着还亮着屏幕的手机，无话反驳。

虽说是批评报告，但玩笑成分大一些，全班同学听见了，无不同情地看着秦非哄笑一声。

秦非气呼呼地背过身，拿起瓶子大口灌水。

站在后方的裴营长睨一眼某人的背影，点了点头：“嗯，好好训，会服气的。”

秦非的嘴鼓起来，里面的水咕噜来咕噜去，就是不咽下去。

这下，连隔壁班的人也在那边兴冲冲地看戏。

秦非甚至发现，周围有不少人举起了手机，打算对准难得露面的营长偷偷拍一张。

“还干什么呢！”某位营长突然间发话了，他举起胸前的哨子一吹，吼道，“休息时间太长了，都给我把手机收起来，集合训练！”

教官们接到命令，即刻打起精神，回到各自班前，一阵阵哨子声接连吹响。

秦非握着发烫的手机站起身，里面还有被夭折的一关游戏。

集合时，她耳尖地听见后排女生窃窃私语：

“你拍到了吗？”

“我拍到了，但是就一个侧面。”

“侧面也好啊，待会儿发给我。”

“好，下次争取拍到正面。”

秦菲瞪眼望天，露出一个不屑的表情。

然而，霉头是接连触发的。

教官双眼锐利地看向她，拔高声音：“干吗？心里很不爽是不是？”

秦菲立刻站正身子，双眼直视前方：“不是，有一只虫子在我眼前飞。”

“什么虫子？”教官朝她走来。

“它正在飞过来。”

教官走了两步，顿住脚，狠狠地盯了秦菲一眼。

下一刻，教官厉声吼道：“全体都有，向右看齐！”

……

一个小时后，全连的人终于得以休息一会儿。

秦菲的脚踝既酸又疼，站着已经麻木了，坐下来揉反而一抽一抽地隐隐作痛。

陆依她们接连抹完防晒霜，最后扔到秦菲手上，却见她懒洋洋地躺在地上，一点劲都提不起来。

何彩彩陪着她躺下：“秦菲，我给你个建议，要不你去医务室看看，出一张脚伤的证明，然后拿给辅导员，让她批假就行了。”

秦菲无望地摇头：“不用，我脚没什么问题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没问题？”

碧蓝的晴空白云朵朵，碧绿的青草地微风轻吹。

秦菲压着帽檐遮住自己：“有一个摸骨师傅给我摸过了。”

陆依听见后笑说：“什么摸骨师傅，你就瞎扯吧，真的痛就去看，一个军训让我们累死累活的，脚废了谁来担？”

秦菲无力辩解，自己作死跳的，没人心疼，当然得自己担。

闭上眼睛，她正想休息一会儿，又听见后排杨真真宿舍那一群人叽叽喳喳的声音。

“哇，一群教官里面他最帅了！”

“就是太黑了，我美图下，再贴个兔耳朵。”

“你给你自己美图就够了，给营长美图什么？”

“美图做屏保，再发个微博。”

“看看看，这一张他居然笑了，笑得好可爱。”

被一番话炸得彻底睡不着，秦非当即拿起手机，打开相册，从头到尾翻了一遍。

结果越翻越生气，她居然没有他的哪怕一张照片。

仔细想想，也是因为她不爱拍照，何况他平时任务多，彼此间又聚少离多，连一次正经的约会都没有过，唯一算得上有排场的就只剩那场订婚宴了吧。

说到这儿，那天她其实有机会多拍几张，毕竟当时她粉裙曳地，他西装笔挺，不过多数为友人所拍，且为了隐秘性她也没有上传到任何社交网站，只存在自己的硬盘里独自欣赏。

而她目前的相册里，大多是当时婚宴上的甜品美食场景，被她拿手机在各个角度拍了个细致，就是没有某个英俊逼人的身影。

她这时才后悔起来，想了半刻，拿起手机给他发信息：

“我申请在军婚守则上另加一条。”

发送完毕，她稍微起身巡视操场，找不到想找的身影，又懒懒地躺下。

不过一会儿，手机振动了。

“说说看，我看了再决定。”

秦非灌一口水，飞快地打字。

“军人在除了出席必要的正式场合外，不准被任何异性拍照。”

他：“有人拍到我了？”

她：“不仅拍到，你还笑了。”

他：“那你拍了吗？”

她：“我为什么要拍？”

他：“我问你一句，你手机里有我的照片吗？”

秦非停下想了会儿，觉得这问题不能老实回答。

她：“有。”

他：“现在给我发过来。”

秦非暗暗骂一句，不怕死地发回去：

“早就删了。”

他：“为什么删了？”

她：“拍得不好看。”

他：“拍吃的那么起劲，拍我就那么费劲？”

她：“我的渣技术撑不起你的高颜值。”

他：“那我恰好跟你相反。”

她：“？”

过了五秒，对话框中弹出一张照片。

秦菲眯着眼看了整整五秒，霎时坐起来，吓了陆依她们一大跳：“你诈尸啊？！”

秦菲低声骂一句。

宿舍三人听闻，挨着身子好奇地过来瞧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秦菲没有将手机收起遮掩，手机屏幕上是一张放大的照片，是从侧面拍摄的。

照片中正是她穿着一条长粉裙，头发做成了长波浪卷，俏皮地从肩后垂下，略略弯腰，站在一张摆满美食的桌前，美滋滋地吃着水果甜品。

由于是被抓拍，她当时浑然不知。

关键是她还张着嘴闭着眼，嘴边全是奶油，一副全然享受的神态，毫无吃相可言，还被高像素的镜头清晰地拍下。

周素问：“这谁呀？你吗？”

秦菲：“嗯，是我。”

何彩彩张嘴叹道：“穿得好漂亮啊，你做伴娘吗？”

秦菲：“……对，我姐姐结婚。”

陆依也看呆了：“场面好美，你姐姐一定很幸福。”

秦菲：“还行吧，嫁给了一个不解风情的军人。”

……

傍晚结束会操，全体小兵终于得到释放。

秦菲整个人虚脱疲惫，拿手机看时间的时候，发现不知何时已经有了一条信息。

“申请通过。”

狼吞虎咽地吃完一顿“猪饲料”，秦菲跟着宿舍的人爬回五楼宿舍休息。

舍友们一个个瘫倒在床上，秦菲则默默地从书架上拿出一本日记，又从日记里面抽出一张被折叠的纸。

将纸摊开，她将纸上的内容全部扫了一遍，默记于心，然后提笔在最后一行写上一句话。